

江泽民一夥目前在打击迫害法轮功学员上实行的暴政，连无辜的儿童学生都不放过。

朝阳（化名）已经是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。他家就住在学校附近。可是当暑假过后，他背著书包蹦蹦跳跳去上学的时候，却被学校拒之门外。

朝阳哭着跑回家跟爸爸说，爸爸还以为是孩子在学校里淘气引起的事情呢。于是领着他到学校准备赔礼道歉。可是学校老师却告诉他是因为朝阳的妈妈修炼法轮功，多次进京上访，被关在看守所里，所以学校才做出了把朝阳拒之门外的决定。

朝阳的爸爸感到极大的震惊，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件事怎么会影响到孩子的入学？于是他先是向学校领导赔不是，一看不行。就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的有关条款与其理论。但是该校领导却表现出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。那意思就是，法律管不了现实，国家在打击法轮功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谁不是在为自己考虑。所以讲来讲去，最终结果还是三个字：不能收。

这样，这个刚刚迈进学校大门的小男孩，因为其母亲修炼法轮功要当个好人，无端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。

九岁小学生遭株连

在大陆某市的小学里，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。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童天天（化名），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，他所在的学校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，采取了一项奖励措施：凡是考试成绩排在班级前五名的同学一律评为“三好学生”和批准加入少先队。

童天天的学习成绩恰好在前五名

之中。然而，他并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，更没有当上少先队员。中午放学回家，童天天一头倒在床上，一声不吭，他妈妈江南（化名）一看儿子倒在床上不吭气，就把儿子搂过来询问为什么。最后孩子才泪光闪闪地把学校发生的事告诉了妈妈。原来，童天



天的妈妈坚修法轮大法，在各种高压下，一直不写“决裂书”。但谁料到就因为妈妈修炼，九岁的儿子却受到了株连，这让人不禁想起文革时害了很多人的血统论。

各院校不得录取

2001年3月22日，黑龙江电视台在午间新闻中播出了一条蛮横惊人的消息：“根据上级有关部门要求，2001年参加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的考生中，凡是炼过法轮功的，即便考试录取分数线达到了录取标准，各院校均不得录取。”

江泽民一夥目前在打击迫害法轮功学员上实行的暴政，连无辜的儿童学生都不放过，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，完全是心理变态，摧残的手段登峰造极。这就是中国当前吹嘘的“人权最好时期，法制健全的时期。”平民百姓并没有享受到真正的人权，善良的人们受到的只是暴政的践踏。

日内瓦《信报》2001年3月20日 受害者讲述他们的苦难



澳大利亚国籍的章翠英女士，在中国监狱度过了八个月。“我四年前开始炼法轮功。由于经常炼功，使我痛苦的严重关节炎消失了。于是，我想向中国政府证实，让他们明白这个功法给我带来的益处。迎接我的是殴打和牢狱。”

他们几次逮捕我。最近的一次，我和丈夫在北京一家餐馆吃饭。警察进来把我们带走，和死刑犯一起关了七天。他们连续五天不让我睡觉。我被强迫光着脚站在大冬天结了冰的水泥地上。他们想迫使我放弃澳大利亚国籍，好能随意给我用刑。”这种冒着一切风险去北京做见证的奇怪（特）的方式对法轮功修炼者似乎特别重要，有的全家人去天安门，永远和平地对抗警察的暴力。

“法轮功好”

荷兰籍的王翔鹤想尽一切办法使她的五个亲人获得自由。她来到日内瓦做证。她说：“从12月份中国当局就监禁了我85岁的母亲，14岁的侄女、两个兄弟和一个嫂子。他们去了天安门。一个警察靠近我母亲：‘你要干什么？’她没有回答，于是，他强迫她跟着他说‘法轮功好’。她回答说‘法轮功好’并展开一幅横幅。所有人都被带走。”

面对这种和平的坚定意志，（中国）当局忙得不知所措。正当国家希望举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时，国际大赦的一份报告证实了发生在各级国家机构内的有系统（组织）的酷刑。

强关精神病院
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在精神病收容所发生的强制性监禁大幅度上升。据法轮功消息，自1999年以来，有1000例强制性接受。几个受害者今天将在Lugano的瑞士议会做证。

中共劳教所酷刑下的“转化” 女学员受折磨致命危的经过

我叫朴连英，家住吉林省长春市。因警察经常到家搜捕，现流落在外。1999年7月以来，我因上访与宣传法轮大法而被多次非法拘留，直至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而被劳教两年，关押在吉林省黑嘴子女子劳教所。劳教所领导和管教为逼迫我不炼功，使出了各种酷刑手段。

开始是双手反铐站立四天四宿不让合眼，并令犯人们轮流值班看守，合一下眼，便招来一顿拳打脚踢。后来，她们嫌这还不过瘾，令三个犯人半夜把我拎到洗手间，轮流打，这个打累了歇一会儿，另一个又如狼似虎般地上。看我不转化，便把我反铐在冰冷的铁门上冻一宿。

最后，所领导集体研究，得出一个恶毒的方案：给绑“死床”。

于是，在龚书记和范所长的亲自“关怀”下，我被四肢固定在冰冷的铁床上。二十四小时吃喝拉撒全部不松绑。在“死人床”上，犯人郭淑华开始苦劝，看我意志坚定，便象打沙袋一样，在我脸上正面挥拳，脸都打变形了。犯人杨洋更是把厚厚的竹木板子都打裂开了，还把我身上还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每天吃饭时间，她们俩掐表，只让喂五分钟，多一秒都不行，抢饭碗，踢打我。晚上睡觉管教还不让盖被。

有一次，半夜给冻抽过去了，几个人掐人中晃脑袋的，好不容易才把我给救过来，但就是这样，只要不转化，就仍不给松绑。

坚持了9天9夜，后因反映强烈和上级领导要来检查，才把我转移到冷库，在上霜的冷库，一大队阎立丰副队长又令犯人郭淑华把我双手高高铐起，吊在紧靠窗户的铁床上冷冻。

长期的酷刑折磨，使我筋疲力尽，于是我想歇一歇，违心地写了保证书。后来我找到两个犯人问她们为什么对我那么狠？她们说：“我们也不想这样啊！上边不让，我们敢吗？”“我们不收拾你，管教就得收

拾我们。”

后来，我认识到自己炼功没错，就去找阎队长要保证书，结果却招来了更残酷的迫害。一大队管教王雷在领导的授意下，凶狠地用电棍拼命电我的手、脖子、脸、嘴唇和头部。劈头盖脸地把我多次电倒在地上。并说：不写保证就这么一直电下去，直到我写了为止。最后电得我实在受不了了，又再次违心地写下了保证书。

我全身起了脓疱疹。疮体迸裂，流脓淌血的，并持续10多天高烧不退。我的身体渐渐支持不住了，有时开始迷糊了。所里带我到监狱医院检查，法医确诊为全身斑疹毒血症。

管理科廉科长找我谈话，告诉我只要我写下决裂书就马上放我，我没有同意。廉科长看我不同意，就让我写个“四不”（即不上访、不串联、不聚众、不到户外炼功）也马上放。我也没有同意。最后他问我：“那你总得写点什么啊？要不我怎么放你？”劳教所真的要放我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当时又决裂又揭批又忙着做转化的“大红人”孟繁莉都没放，怎么可能放我呢？我心里想。但再一想：万一是真的呢？于是我就写下了保外就医期间不上访、身体一经好转即回劳教所的保证书。没有想到，当天劳教所就把我给放了。

我到医院复查，结果大吃一惊，这也才明白为什么劳教所主动提出并匆匆把我放出来的道理。当时医生盯着我的眼睛，严肃地一板一眼地对我说：“你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，要立即住院治疗，但死了医院不负责。”

我是这样在酷刑下被迫写下保证书的。其实，在劳教所里，很多法轮功学员的保证书和决裂书都是这样在酷刑的折磨下，被逼无奈违心地写的。有的还被逼上了电视，明知是错误的，是在说假话，欺骗世人，可再回头已很难很难了。

朴连英 2001年1月29日



著名画家齐白石孙女被关精神病院

齐秉淑女士（六十多岁）是著名画家齐白石的亲孙女，她本人也是著名画家。齐女士修炼之前全身是病，还经常大出血，脸白得像纸一样，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。修炼之后病奇迹般的都好了。

1999年4月25日，齐秉淑女士在中南海第一排不吃不喝整整站了一天，叫她坐也不坐。1999年7月20日以后，多次去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，并因此被抓。仅仅因为她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坚信“真、善、忍”，她被强行将关进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镇大柳树精神病院，至今已经一年多了。精神病院的大夫说她得了“气功分裂症”，强行给她打针、吃药，并说“等什么时候法轮功结束了什么时候放。”齐女士未被关押以前，由于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人显得非常年轻，看上去像四十多岁的人；被非法关押至今，已被摧残得两鬓白发苍苍，手不停地颤抖，从目前情况看已经不能再作画了。

在此，我们强烈呼吁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们及团体共同关注此事，制止这种极不人道的迫害，强烈谴责江泽民、警察、大柳树精神病院的罪恶行为。